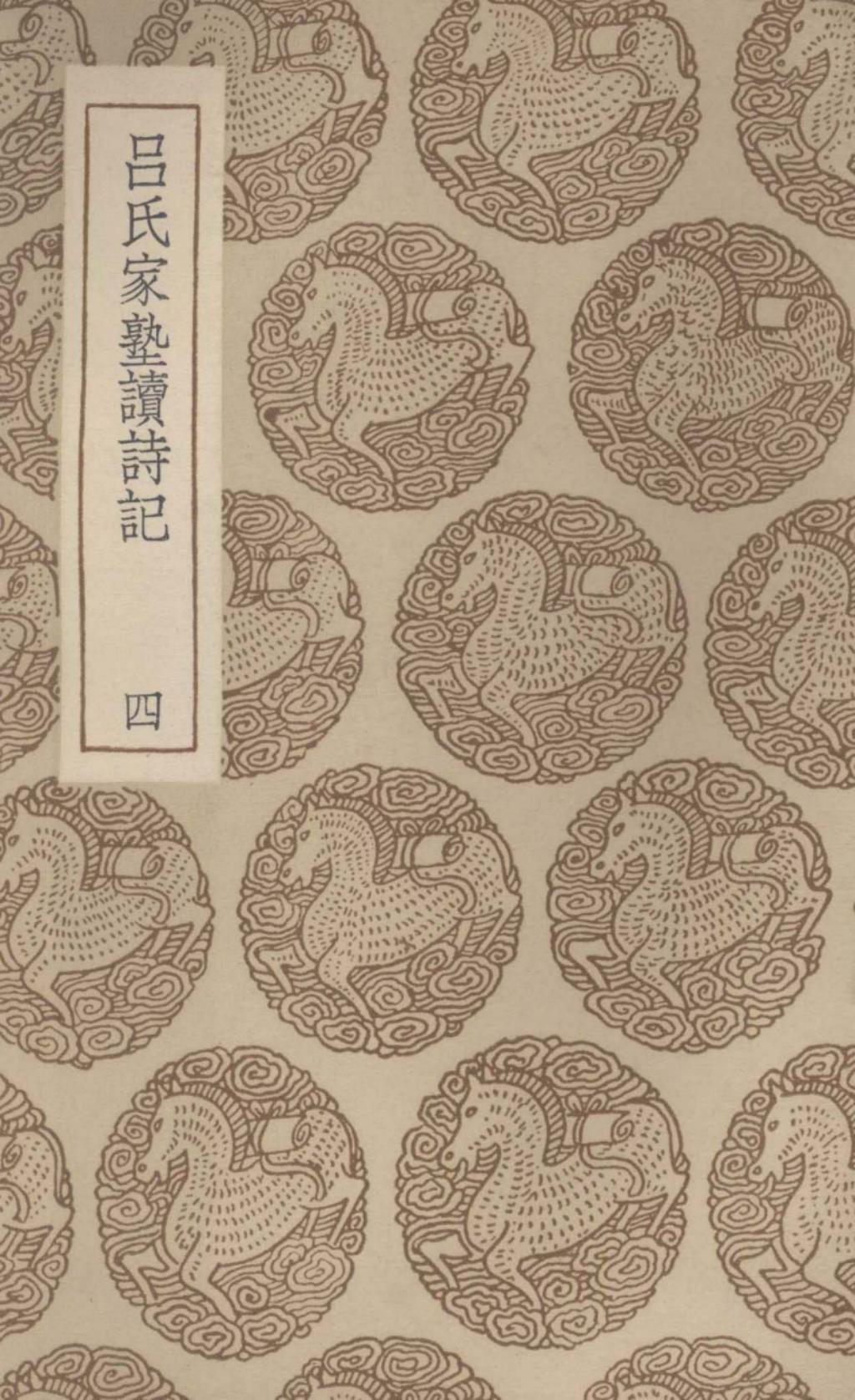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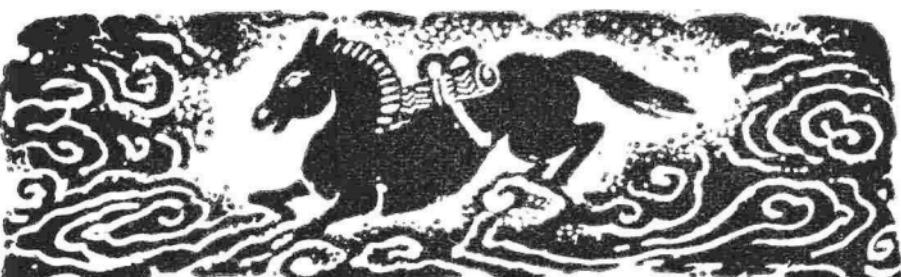


呂氏家塾讀詩記

四





呂氏塾讀詩記

(四)

呂祖謙撰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十七

正小雅正大雅說附

〔鄭氏詩譜曰〕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孔氏曰二雅正有文武成變有厲宣幽六王皆居鎬豐之地。文王居豐武王居鎬太史公曰成王北居洛邑定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魚藻絃云王居鎬京是幽王以上皆居鎬也。世本云懿王徙於犬邱地理志云京兆槐里縣周曰犬邱懿王都之京兆郡故長安縣也。皇甫謐云鎬在長安南二十里然則犬邱與鎬相近有離宮在焉懿王暫居之非遷都也。小雅自鹿鳴至於魚麗皆文武時詩自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時詩。

孔氏曰六月序廣陳小雅之職自華黍以上皆言缺由庚以下不言缺明。由庚在嘉魚前不云自由庚者據見在而言之。華黍由庚本相連毛氏分序置其篇端使華黍就上由庚退下則毛意亦以由庚以下爲成王之詩也不然亡詩六篇自可聚在一處何須分之也。南有嘉魚云太平蓼蕭云澤及四海案武王伐紂未幾而崩不得有天下太平澤及四海事語其時事爲成王明矣。

大雅自文王至文王有聲皆文武時詩自生民下及卷阿皆周公成王之時詩。事語其時事爲成王明矣。小雅十六篇大雅十八篇爲正經釋文曰從鹿鳴至菁菁者莪凡二十二篇皆正小雅六篇亡今唯十六篇○孔氏曰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未知此傳在何書也。○〔程氏曰〕自鹿鳴以下二十二篇各賦其事而用之其周公之爲乎與二南同也。朱氏曰舊說自鹿鳴至魚麗文武之世燕勞樂相成王所制之樂歌也蓋國之常政每事爲詩以寫其至誠和樂而被之音聲舉是事則奏是詩焉○孔氏曰變者雖亦播於樂或無算之節所用或隨事類而歌又在制禮之後樂不常用

按楚辭屈原離騷謂之經。自宋玉九辯以下皆謂之傳。以此例考之。鹿鳴以下小雅之經也。六月以下小雅之傳也。文王以下大雅之經也。民勞以下大雅之傳也。孔氏謂凡書非正經也謂之傳善矣。又謂未知此傳在何書則非也。

鹿鳴之什

〔孔氏曰〕五人謂之伍。十人謂之什。故左傳曰以什共車必克。然則什伍部別聚居之名風及商魯頌以當國爲別。詩少可以同卷。而雅頌篇數既多。故分其篇每十爲卷。又曰樂師注云微者歌雍雍在周頌臣工之什言雍篇在臣工之什中是卷首之篇爲什長以統餘篇之目也。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於鳩反食嗣音之。又實幣帛筐篚匪音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孔氏曰燕

內立一人爲賓。使宰夫爲主。與之對行禮。其實君設酒殼。羣臣皆在君爲之主。羣臣總爲賓也。飲有酬賓送酒之幣。食有侑賓勸飽之幣。公食大夫禮賓三飯之後。云公受宰夫束帛以侑。禮云致饗以酬幣明親饗有酬幣矣。○朱氏曰於朝曰君臣焉於燕曰賓主焉。先王以禮使臣之厚也。蓋亦有諸侯之使焉。○范氏曰羣臣在位者也。嘉賓聘而未受祿者也。○張氏曰言賓者若朝廷無賓猶當於燕飲立賓。漢光武能友嚴光古必有之禮云仕而未有祿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寘君此亦不純臣之道也不直曰君而曰寘君賓客之辭也。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二官其始也。鄭氏曰宵之言小也。肄習也。習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此皆君臣宴樂相勞苦之詩。○董氏曰古者宵人爲宵人。小同故謂小

呦
音

幽

呦鹿鳴食野之苹

音平

我有嘉賓

鼓瑟吹笙

鼓簧

承筐

是將人之好

呼報

我示我周行

反

黃

金

書武成曰

禮賦元黃

孔氏曰

郭璞云

今蘋蒿也

初生亦可食

陸璣云葉

青白色莖似箸而輕肥

始生香可生食又可熟食

○毛氏曰興也

○程氏曰

呦呦和聲也

○鄭氏曰

萃蘞蕭

孔氏曰

今蘋蒿也

初生亦可食

陸璣云葉

青白色莖似箸而輕肥

始生香可生食又可熟食

○董氏曰鼓瑟吹笙蓋燕樂也

燕禮工四人二瑟

小臣坐授瑟乃降

左瑟一人拜授

爵笙入立于縣中

衆笙不拜授爵降坐

祭立卒爵

○毛氏曰簧笙也

吹笙

而鼓簧矣

孔氏曰吹笙之時鼓

其笙中之簧以樂之

笙簧屬所以行幣帛也

書武成曰

篚

古者行與鄉同聲

朱氏曰周行大道也

○董

○程氏曰鹿食則相呼

故以興燕樂

和聲相

呼共食野之苹

物情相樂也

君臣賓主相樂如此

毛氏曰鹿得苹

呦呦然鳴而相呼

懇誠發乎中

○孔氏曰禮有饗

燕之道公法不得不設

忠誠嘉樂實爲至

少故取懇誠以爲喻

○毛氏曰

鹿鳴者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

講道修德之樂歌也

鄉射記

曰古者於旅也語註云禮成樂備乃可以言語先王禮樂之道疾今人言語無節

○緇衣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

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鄭氏曰私惠謂不以公禮

相慶賀時以小物相問遺也

言其物不可以爲德

則君子不以身

所求於羣臣嘉賓者如此夫如是是以君臣上下

誠意交孚而莫不出於正所以和樂而不流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呼毛反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音示民不挑。他影反君子是則是微。胡教反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毛氏曰〕蒿，去刃反藪也。孔氏曰：孫炎云：荆楚之間謂蒿爲藪。

○〔鄭氏曰〕孔甚昭明也。視古示字也。

孔氏曰：古之字以目視物，以物示人，同作

視字。後世作字。自視物爲示傍見，示人物作單示字。由是經傳之中，視與示字多相雜亂。

○〔毛氏曰〕愾，去刃反愉也。孔氏曰：愾音臾。說文訓爲薄也。示

是則是微。言可法微

也。○〔程氏曰〕此章又言所燕禮。嘉賓問望昭明。示民以厚之意。使儀灑之。朱氏曰：言嘉賓之德。

足以示民，使不渝薄。

而君子所當則微也。○長樂劉氏曰：燕禮有親疎之義。有尊卑之等。有長少之序。有內外之分。有賓主之位。人倫之道。莫有不備。而我有嘉賓。踐其禮。安其樂。誠信感於人心。故聞者見者。靡不孚而化之。不亦德音孔昭。視民不挑乎。觀其禮而知則。且微者。不亦君子乎。

○〔范氏曰〕式燕以敖。言其禮之從容也。夫莊而不至於矜。和而不至於流。此其德之純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其今反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音洛且湛。都南反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毛氏曰〕芩，草也。

陸璣草木疏曰：莖如欽脰，葉如竹。

湛，樂之久也。燕，安也。○〔范氏曰〕非止養其體，娛其外而已。

所以樂其心也。○〔程氏曰〕此章言其樂之長久無斁。○〔毛氏曰〕夫不能致其樂，則不能得其志。

不能得其志，則嘉賓不能竭其力。范氏曰：食之以禮，樂之以樂，將之以實，求之以誠。此所以得其心也。賢者豈以飲食幣帛爲悅哉。夫昏姻不備，則貞女不行也。禮樂不備，則賢者不處也。賢者不處，則豈得樂而盡。

其心乎

鹿鳴三章章八句

四牡茂后反力報使所吏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音悅矣。程氏曰：四牡之義，閔使人之勤勞，故云有功而見知，則說矣。不知下之勞，則下不自盡其力，故四牡之義廢，則君臣缺矣。

四牡駢駢芳非反周道倭於危反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音古我心傷悲。

〔毛氏曰〕駢駢行不止之貌。少儀曰：車馬之容，駢駢翼翼。周道岐周之道也。倭遲歷遠之貌。孔氏曰：歷此長遠之路。盬不堅固也。董氏曰：說文，賁海爲鹽，賁池爲盬。故安邑之出爲鹽，盬苦而易敗，故傳以不堅訓之。○〔朱氏曰〕駕此四牡而出使於外，其道路之回遠如此，當是時

豈不思歸乎？特以王事不可以不堅固，不敢徇私而廢公，是以內顧而傷悲也。○〔毛氏曰〕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孔氏曰：傷悲出自其情，故曰情思。情思卽私恩，正謂念憶父母。○〔范氏曰〕臣之事上也，必先公而後私；君

之勞臣也，必先恩而後義。○〔釋文曰〕倭遲，韓詩作倭夷。

前漢地理志右扶風
郁夷注詩周道郁夷

周道或以爲通途，或以爲大路。蓋疑文王遣使所之者非一國，不止於周之境內，故爲是說。抑不知

使臣初發蓋自周道以往故以周道言之況正小雅實兼文武之治由武王之時論之則溥天之下莫非周道矣

四牡騶騶他丹反 嘈音洛 駘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

〔毛氏曰〕嘄嘄喘意之貌馬勞則喘息白馬黑鬣曰駘山陰陸氏曰今之駘馬最耐勞苦○李氏曰夫以耐勞苦之馬今則喘息則其勞可知矣○追暇啓跪也爾雅注處居也○〔范氏曰〕言其馬勞則人可知矣○〔李氏曰〕不遑啓處大意爲不暇居處之義云小跪

翩翩音佳反 雉音况甫 載飛載下集于苞栩况甫 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朱氏曰〕興也翩翩飛貌○〔毛氏曰〕雉夫不也

孔氏曰李巡云夫不一名雉春秋傳云祝鳩氏司徒祝鳩雉也郭璞云今鳩鳩也○朱氏曰或曰雉俗字也當作隹凡鳥之短尾皆隹屬

○苞栩解見搗羽○〔毛氏曰〕將養也○〔程氏曰〕雉翩翩或飛或下集於所安之處以興使臣之勤勞乃不暇遂其私至不得將其父朱氏曰今使臣勤勞於外乃不遑養其父則雖之不如也○〔范氏曰〕忠臣孝子之行役未嘗不念其親君之使臣豈待其勞苦而自傷哉亦憂其憂如已而已矣此聖人所以感人心也

翩翩者雉載飛載止集于苞杞音杞 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毛氏曰〕杞拘攢起也

駕彼四駟載驥助救反驥驥楚金反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訖音審

〔毛氏曰〕驥驥驥貌說文曰驥馬疾步也○〔鄭氏曰〕諗告也君勞使臣述敍其情女曰我豈不思歸乎誠思歸也故作此詩之歌以養父母之志來告於君也○〔孔氏曰〕臣有勞苦患上不知今君勞使臣言汝曰豈不思歸作歌來告是探情以勞之朱氏曰非使臣作是歌也設言其情以勞之爾夫使臣將命以賦政于四方乃其職分之所當然先王之意殷勤惻怛惟恐勞之不至乃爲之探其情意之所不能已而未敢言者於其燕勞而詠歌之孔○〔鄭氏曰〕獨言將母承四章之文也再言之○王氏曰母恃子以養甚於父○范氏曰父至尊也母至親也知母之親則知父之尊矣知父之尊則知君之重矣卒章及母而不及父本其恩所起以教愛也愛母則敬父矣敬父則尊君矣未有愛親而不愛其君者也

四牡五章章五句

皇皇者華君遣使所吏反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朱氏曰送之以禮樂歌是詩以遣之也○孔氏曰臣之出使當光顯其君常不辱命於彼○程氏曰天子遣使四方以觀省風俗采察善惡訪問疾苦宣道化於天下下國蒙被聲教是以光華○陳氏曰人君出使臣於千里之外苟無以發其歡忻之誠心則臣下意氣衰落

孔氏之說作詩之意也程氏之說用詩之意也作是詩以遣使臣在文王時至於周公制禮作樂之後凡遣使臣無不用是詩以遣之也二家之說雖有廣狹其義一也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駢所巾反。駢征夫每懷靡及。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皇皇猶煌煌也。○〔孔氏曰〕華草木之華也。○〔毛氏曰〕高平曰原下溼。曰隰駢駢衆多之貌。征夫行人也。鄭氏曰衆行夫。○孔氏曰使與上介衆介。○〔朱氏曰〕懷思也。○〔程氏曰〕○程氏曰。征夫使人駢駢俊健之狀也。○〔朱氏曰〕懷思也。○〔程氏曰〕

皇華之光明于野。猶王澤之流布光華天下也。故以爲興。歐陽氏曰首章稱美其賢材能將君命爲國光於外爾。○〔歐陽氏曰〕於原隰者。其道所經也。○〔程氏曰〕惟慮不能宣達。是每懷靡及也。朱氏曰惟恐不能宣上之德而達下情也。○歐陽氏曰於事每思唯恐不及也。○〔朱氏曰〕此詩若以戒夫使臣者。而託於其自道之辭以發之。詩之忠厚如此。

我馬維駒。音俱六轡如濡。如朱子須反載馳載驅。周爰咨諏。子須反

〔長樂劉氏曰〕駒馬之嫩而壯者。駒駢駢駢皆駒之良選。所以貲使臣之行也。○六轡解見駟驥。○

〔鄭氏曰〕如濡言鮮澤也。○〔毛氏曰〕忠信爲周。魯語曰忠信爲周。注云言當諾之於忠信之人。○〔鄭氏曰〕爰於也。○〔毛氏曰〕

訪問於善爲咨。出左傳○〔程氏曰〕諫謀度詢。前載雖各有義。要之詢訪耳。採察求訪使臣之大務。歐陽氏曰周詳訪問以博採廣聞。不徒將一事而出也。○李氏曰周者周徧其所而詢問之。○朱氏曰使臣自以每懷靡及。而盡其職也。○范氏曰王者遣使於四方。教之以咨諫善道。將以廣聰明也。夫臣欲助其君之德。必求賢以自助。故臣能從善。則可以

善君矣。臣能聽諫，則可以諫君矣。未有不自治而能正君者也。

○〔國語曰〕叔孫穆子聘於晉。晉悼公饗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拜。樂三。晉侯

使行人問焉。對曰：「今伶簫詠歌及鹿鳴之三。」

章昭曰：伶人樂官也。簫，樂器。編管爲之言。樂人以簫作此三篇之聲。與歌者相應也。

君之所以貺使臣。臣敢

不拜貺。夫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皇者

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

諫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

陳氏曰：穆叔言「咨事爲諫。咨難爲謀。咨禮爲

度。咨親爲詢。彼蓋敷衍文詞。經旨不在是也。」

諫謀度詢必咨於周。而詩文乃云周爰咨諫者。古語多倒也。

歐陽氏諸說詩中亦兼有此意。然毛傳

乃經之本旨也。

我馬維駟。音其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騁解見小戎。○〔毛氏曰〕如絲言調忍也。

我馬維駱。六轡沃。烏毒反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待洛反

駱解見四牡。○〔朱氏曰〕沃若猶如濡也。

我馬維駟。音荀因六轡旣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毛氏曰〕陰白雜毛曰駟。詳解見駟均調也。○〔歐陽氏曰〕諫謀度詢但變文以叶韻爾。詩家若此之類甚

多。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常棣大計
反 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鄭氏曰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穆公爲作此詩而歌之以親之○孔氏曰左傳云王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及藩屏周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韁韁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周之有懿德如是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捍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是周公弔二叔之不咸召穆公作詩之事也外傳云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鬪于牆外禦其侮則此詩自是周公所作也但召穆公虎見厲王之時兄弟恩疏重歌此周公所作之詩以親之耳故鄭氏答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董氏曰韓詩敍夫移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也蓋與毛氏合〔朱氏曰〕舊說以鹿鳴以下至魚麗爲文武燕勞之樂歌而此詩之敍又以爲閔管蔡之失道而作者何也曰文武之際固有燕兄弟之詩矣周公以管蔡之爲亂也故制作之際更爲是詩委曲致意以申兄弟之好蓋燕兄弟者文武之政而閔管蔡者周公之心也夫燕兄弟之詩當極其和樂以篤兄弟之好而此詩專言死喪急難之事其志切其詞哀蓋處兄弟之變孟子所謂其兄闔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之義也文武燕兄弟之詩雖不可見然意其詞意和平必異於此故敍者以閔管蔡之失道發之○〔程氏曰〕此詩句少而章多章多所以極其鄭重句少則各陳一義故也

常棣之華鄂
反 不韁韁章鬼
反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毛氏曰〕興也常棣棣也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孔氏曰〕王肅云不韁韁言韁韁也○〔毛氏曰〕

韁韁、光明也。孔氏曰：郭璞云：今關西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是也。此與唐棣異木，故爾。雅別釋毛傳以爲常棣之木，衆華俱發實，韁韁而光明，以興兄弟衆多而相和睦，豈不彌盛而有光輝乎？○鄭氏曰：承華者鄂，不當作杼。杼，鄂足也。鄂足得華之光明，則韁韁然盛興者，喻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韁韁○孔氏曰：鄭氏以爲常棣華以覆鄂，鄂以承華，鄂相覆而光明，猶兄弟相順而榮顯。○歐陽氏曰：不韁韁者，韁韁也。古詩之語如此者多，何煩改字爲杼？蓋已言鄂則足見相承之意矣。○程氏曰：常棣今所謂玉李花，鄂相承甚力，故以興兄弟。○王氏曰：華鄂之相恃，不可須臾離者，以天屬故也。兄弟天屬也，其相承覆相恃而不可離如此。○范氏曰：常棣華衆多而相附同枝，而有上下之序，故以興兄弟。「程氏曰」：鄂不韁韁，鮮華壯盛之貌，不作杼亦可。如字亦可以花萼相依，生相親，力相承，興人之莫如兄弟也。○「范氏曰」：凡今之人，言舉世之人也，莫如兄弟，親之至也。毛氏曰：聞常棣之言爲今也。○鄭氏曰：聞常棣之言始聞常棣華鄂之說也。如此人之恩親，無如兄弟之最厚。○說文

鄂作萼。董氏曰：謝靈運亦作萼。

〔毛氏曰〕：聞常棣之言爲今也。○鄭氏曰：聞常棣之言始聞常棣華鄂之說也。如此人之恩親，無如兄弟之最厚。○說文

〔程氏曰〕：鄂不韁韁，鮮華壯盛之貌，不作杼亦可。如字亦可以花萼相依，生相親，力相承，興人之莫如兄弟也。○「范氏曰」：凡今之人，言舉世之人也，莫如兄弟，親之至也。毛氏曰：聞常棣之言爲今也。○鄭氏曰：聞常棣之言始聞常棣華鄂之說也。如此人之恩親，無如兄弟之最厚。○說文

常棣之華鄂不韁韁，諸家文義雖小不同，然詩中皆包此意，學者所當徧察熟味也。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薄侯反矣。兄弟求矣。

〔毛氏曰〕：威，畏也。懷，思也。哀，聚也。求矣，言求兄弟也。○〔鄭氏曰〕：死喪可畏怖之事，維兄弟之親，甚相思念。○〔程氏曰〕：此章敍兄弟相賴之事，入當死生患難之可畏，則思兄弟之助，方困窮離散，羣聚如郊野之時，則求所親以相依恃。王氏曰：不得保其常居，而哀於原隰之中，此與人同患難之時也。當是時，人各顧其親，則非兄弟孰肯以相求哉。

疎其所親而親其所疎。此失其本心者也。故此詩反覆言朋友之不如兄弟。蓋示之以親疎之分。使之反循其本也。本心既得。則由親及疎。秩然有敍。兄弟之親既篤。而朋友之義亦敦矣。初非薄於朋友也。苟雜施而不孫。雖曰厚於朋友。如無源之水。朝滿夕除。胡可保哉。或曰。人之在難。朋友亦可以坐視歟。曰。每有良朋。況也。永嘆。則非不憂憫。但視兄弟急難爲有差等耳。詩人之辭容有抑揚。然常棣周公作也。聖人之言。小大高下皆宜。而前後左右不相悖。

脊
井益
反令
零
音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嘆。
吐丹
反

〔毛氏曰。〕脊令。離渠也。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耳。孔氏曰。陸璣草木疏曰。脊令大如鸚雀。長腳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飛則鳴。行則搖動其身。不能自舍。

急難。言兄弟之相救於急難。○〔鄭氏曰。〕每。雖也。良善也。○〔毛氏曰。〕況。茲也。蘇氏曰。甚也。永長也。○〔程

氏曰。〕此章言兄弟相須之急。猶脊令首尾相應。急難之際。其相應如是也。邱氏曰。脊令飛則鳴。行則搖。不少

自止。○〔鄭氏曰。〕當急難之時。雖有善友來茲。對之長嘆而已。朱氏曰。當此之時。雖有良朋。不過爲之長嘆息而已。力或不能相及也。○蘇氏曰。人之急難相救。不舍斯須。如脊令者。唯兄弟也。雖有良朋。其甚者不過爲之長嘆息而已。小人好以親爲怨。而樂從其疎。故此詩每以告之。○范氏曰。兄弟無不相死之義。故朋友之於患難。義有不得相救也。則况也。永嘆而已。○王氏曰。古者朋友之喪。則視兄弟。視兄弟。則急難。寇讎。何爲而不豫。曰。莫不有君而爲之臣。莫不有父而爲之子。莫不有師而爲之弟子。莫不有兄弟而爲之兄弟。則吾急難寇讎之所當致力也。博矣。又推而致之友矣。則吾有所不暇。而無禮以節之。則吾之憂無窮。而人之責無已。蓋古之道如此。而後世之上。猶有以恩望朋友而

至於離絕者矣。然則世之致力於朋友者非歟。曰：勢足以振之力足，以周之而無傷於義，則鄰里鄉黨不可以不勉也。而況於朋友乎？

○〔董氏曰〕集注作鵠鵠。爾雅作鷗鵠。左氏與爾雅同。

兄弟閑許歷反于牆左良反外禦魚呂反其務如字每有良朋烝之承反也無戎。

〔毛氏曰〕閑、很也。爾雅曰：閑恨也。○〔鄭氏曰〕禦禁、務侮也。兄弟雖內閑而外禦也。○〔朱氏曰〕烝、發語聲。毛氏曰：烝填也。

○〔鄭氏曰〕久也。古聲填真塵同。○釋文曰：鄭填依字音田與真同。又依古聲音塵塵久也。○〔毛氏曰〕戎、相也。朱氏曰：戎助也。○〔范氏曰〕兄弟內閑而猶外禦。不

敗親也。外禦則他人不與。故雖朋友猶無相也。孔氏曰：它人侵侮之時，雖有善友，終無相助之事。唯兄弟相助耳。○〔左

親〕○國語富辰諫襄王曰：古人有言曰：兄弟讒閑，侮人百里。注云：閑恨也。兄弟雖以讒言相違，很猶其禦他人侵侮已者，百里喻遠也。

○〔王氏曰〕很于內，非令兄弟也。然及其禦侮，則雖每有良朋，曾不如不令兄弟之爲可恃也。

○〔朱氏曰〕此章正爲管蔡啓商之事而發，以明兄弟恩情之篤也。呂與叔解閑爲窺同，謂寇至而兄弟同力以相死也。此意亦甚美矣。然以文義及一篇之全，相觀之，則未安也。蓋此詩首章略言至親莫如兄弟之意，次章乃以意外不測之事言之，以明兄弟之情，其切如此。三章但言急難，則淺於死喪矣。至於此章，則又以其情義之甚薄，而猶有所不能已者言之。其敍若曰：死喪不能相救，急難猶相助。又不幸而至於或有小忿，猶當共禦外侮。其所以責之者，可謂

益輕以約。而所以著夫兄弟之義者。益深且切矣。至於又不能然。乃或無事而相忘。則兄弟真爲路人矣。故下章始深責之。然其詞氣和平。怨而不怒。讀者猶或以是爲當然而未之悟也。其後兩章。乃始極道兄弟至親。雖有籩豆室家之樂。然非兄弟則無與同之。以備見兄弟之恩異形同氣。死生苦樂。無適而不相須之意。卒章又申告之。使之反覆窮極。驗其信然。可謂委曲漸次說盡人情矣。然其詞意高深。初若簡質。闊疏而不切於事者。故說者有所不察。又以小忿爲嫌。而曲其說以避之。於是一篇之意。無復統紀。而失聖人之意遠矣。

喪亂既平。旣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陳氏曰〕兄弟之急難相求如此。及其旣安寧也。乃謂兄弟不如友生可乎。○〔歐陽氏曰〕此乃責之辭。○〔程氏曰〕言平時則皆可。遂其私意。急難則莫如兄弟也。蘇氏曰人居平安之世。不知兄弟之可恃。而以朋友爲賢於兄弟者。○王氏曰友生約我以禮義者也。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有禮義。然後無失其愛。

兄弟之常心。友生約其外。妻子調其內。則兄弟加親矣。故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旣翕。和樂且湛。

王氏之說。雖非經旨。亦學者所當知也。

賓賓尤爾籩豆飲酒之飫於慮反兄弟旣具和樂音洛且孺如具反

〔毛氏曰〕賓陳也。○〔蘇氏曰〕飫饗也。○〔王氏曰〕兄弟無故。則旣具矣。○〔程氏曰〕孺。親慕之義。小

兒親慕父母謂之孺子。爾雅曰：孺屬也。李巡曰：孺骨肉相親屬也。此章勸其相燕樂養恩義。陳爾籩豆飲樂飫足。兄弟既皆來。當和樂而相親慕也。

妻子好合。呼報反如鼓瑟琴。兄弟既翕。許急反和樂且湛。答南反

〔鄭氏曰〕如鼓瑟琴之聲相應和也。董氏曰：鼓宮宮動，鼓角角應。瑟尚宮，其合也無間矣。

○〔毛氏曰〕翕合也。○〔程氏曰〕此章言

兄弟相樂。則其妻子好合。其和如琴瑟。兄弟既志意翕合。故以其和樂久而不厭。則無以久其樂矣。○李氏曰：兄弟既翕。必先於妻子者。顏之推常曰：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蓋其兄弟之所以乖爭者。未必不本於此。既不能敦兄弟之愛。則雖家室妻帑。必不能樂之。故必妻子好合。然後可以和樂於兄弟也。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依字吐蕩反。經典通爲妻帑字。今讀音奴。是究是圖。亶。都但反其然乎。

〔毛氏曰〕帑子也。董氏曰：訓釋無以帑訓者。特假爲帑者。賈公彥曰：司屬引詩曰：樂女妻奴。奴卽子。蓋唐人猶作奴字。○〔范氏曰〕究窮也。○〔毛氏曰〕圖謀也。

亶、信也。○〔程氏曰〕言能如是。親睦其親族。則能宜其室家。樂其妻帑。窮究是理。圖念是事。信其然乎。言信然。孔氏曰：宗族同心。人無侵侮。然後宜汝之室家。保樂汝之妻子矣。族人不和。忿鬭自起。外見侵侮。內不相救。則不能保其大。小室家危焉。汝於是深思之。於是善謀之。信其然者否乎。○蘇氏曰：小人思慮不能及遠。常以爲兄弟之於我。無所損益。不